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painting. It depicts a vast landscape with misty, layered mountains in shades of blue and grey.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dark, bold ink strokes representing rocks or trees. Several birds, possibly geese or swans,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scene, some in flight and others resting. The overall style is expressive and atmospheric, characteristic of classical Chinese painting.

沈耀初中国画集

Shen Yao Chu's Paintings

荣宝斋出版社

沈耀初 中国画集

Shen YaoChu's Paintings

沈耀初
画集

荣宝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沈耀初中国画集/沈耀初绘. —北京: 荣宝斋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5003-0948-2

I. 沈… II. 沈… III. 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49456号

策 划: 鑫 鑫

主 编: 曹 雨

责任编辑: 孙虎城

装帧设计: 孙虎城

摄 影: 郑武华

沈 耀 初 中 国 画 集

出版发行: 荣宝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2号

邮 编: 100735

制 版: 深圳市禾福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市国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8

印 张: 31.5

版 次: 200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500

定 价: 380.00元

简介

沈耀初（1907-1990） 福建省诏安县士渡村人。自号士渡人，古稀后改士渡叟。自幼喜绘事，精勤敏悟，得沈镜湖先生指导，习诸大家，乐之不倦，中青年时期就是本邑颇负盛名的画家。1948年旅居台湾，寄情画事，求新求变，采纳中西画艺术精华，自成独家风貌，名震中外。1974年获台湾画学会最高荣誉——金爵奖。70年代末与张大千等一起被评选为“台湾十大美术家”。1975年以后先后在欧洲、澳洲、南美洲及东南亚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个展和联展，被尊崇为国际知名的国画大师，作品被海内外诸多博物馆和私人长期陈列或珍藏。1989年被英国剑桥大学编入《世界名人录》。1990年携带多年积攒的书画作品和资金回家乡诏安县兴建沈耀初美术馆，珍藏其一生力作，为后人留下一座艺术宝库，是我国二十家书画名人名馆之一。自1967年告退杏坛之后，专攻画事，画艺日精，传神之作堪称独步。他作画时深思熟虑，布局奇崛，笔墨酣畅苍润，豪迈绝俗，造型删繁就简，形简意深。因此，其画简括生动，浑朴超逸，意境充满画作内外，远前人而自成一家。





沈耀和

自序

我从髫龄入学便开始学习国画，自此终生不渝，不管生活在如何颠沛困苦之中，那几根秃笔和一方破砚，始终敝帚自珍，随身携带。许多童年的同学友好，大都功成名就，飞黄腾达。（至少在一般世俗眼光的看法是如此）。只有我这个狂人呆子，固执所好，乐此不疲；除了一大堆旧书破纸之外，身无长物。而且只身漂泊，负笈行脚，糊口四方。其实此中苦乐，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辈子默默的耕耘，不欲卖名炫世，但求心安理得，亦足以自娱自慰和自消遣的了。

为什么我会毕生和国画结不可解之缘呢？这和我幼年的环境有关。我的故乡诏安县，虽然只是福建南端的一个小城，但因地处闽粤交通枢纽，海运畅通，所以文化水准颇为卓越。一方面也许是山明水秀，地灵人杰的缘故，明清两代，诏安文风昌炽，诗文书画人才辈出，满清年间，杰出的画家就有好几位，如沈瑶池（古松）的人物山水，雄浑苍古，风格非常特出，某教授认为比之石田瘦瓢毫不稍逊。又如谢琯樵之兰竹，更属艺坛的瑰宝，林琴南氏评鉴谓之胜过郑板桥。其他如刘国玺、许钓龙、吴天章、马兆麟、沈镜湖诸家，亦均有独树一帜之成就，影响所及，举凡县内名宦缙绅，士林学子，莫不千方百计，搜藏名家真迹，增其生活情趣。于是衙署馆舍，庙祠寺院，旅舍会馆，无不悬挂名家书画。我自幼耳濡目染，对那些花鸟虫鱼、山水人物，真有说不出的欣羡与爱好。课余便背人涂涂抹抹地尝试起来，后来进入中学，一位美术老师对我的专心苦练，很表赏识和惊异，除了给我很有效的指导和鼓励之外，并介绍我到汕头厦门等地向几位名画家请益，而后进入美专攻读，由此注定了我“人穷而画不工”的命运。

由于故乡诏安对于国粹美术有普遍而又浓厚的风气，因此地方文教机构经常举办书画展览，在抗战前后民国二十年到三十年之间，就举行过数次画展，展出内容包括历代名家真迹及时人作品。这几次画展不但使我得到观摩学习的机会，而且以初生之犊的姿态，将自己的作品参加展出，我所画的题材虽不外是墨荷、芦雁、奇松、怪石、古木、寒鸦，但当时竟有一股摆脱传统力求创新的雄心勇气，完全用头号宣纸巨幅，以如椽之笔，泼墨而成。在今日看来，那些并不成熟的作品里面，却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气势和生命的活力。当这些大胆作风

的画面首次公开展出，曾使许多位鉴赏者和地方画坛先进们大吃一惊而刮目相看。本来吾诏传统画风一向是看惯新罗山人，白云外史等以清秀劲拔为主的画风，至民初马兆麟在上海师事任伯年专攻花鸟，画风虽为之一变，大家称之为“海派”，但仍不失传统精神。因此我的初期作品的确有使人耳目一新之感，虽非一鸣惊人，但却可说“好的开始”，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37岁来台湾，转眼廿余寒暑，任教课余，参观古今近代名家真迹。回想早年所作，虽非标新立异，以博浮名，但自我检讨之下，深感当时之大笔恣意挥洒，粗狂霸悍有余，却缺乏古朴浑厚的意味。唯一可以自慰的是自始至终不求功利，无言的努力，由临摹古人到临摹自然、师法吾心。但欲出古人今，达到新的创意，真是谈何容易，从前有一位诗人感慨的说：

“我口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手所欲书，已书古人手。不生古人前，偏生古人后。”在学习国画的过程中，使我也有这种感觉。因此在我毕生所钻研的写意花鸟创作过程中，力想摆脱“青藤”“八大”“扬州八怪”和近代的“南吴北齐”而独辟蹊径，创立一种新的面目，实在是难之又难。因此我从不主张盲目的求变，而是顺诸学养、意识，逐渐求进，以达至自然表露的自家风貌。所以，年逾耳顺行将望七，却不自量力，踏破铁鞋，仍想朝这一方向走。

1962年秋会收集近年作品数十帧于台北历史博物馆展出，颇得到文化界人士及艺坛先进之支持，并赐于指正及鼓励。感慰之余，使我深切地觉得学画的生命又迈进一个新的里程；对今后创作的方向和应有的努力，有了更新的体会。这一本画集的出版，将能为我六十年来画笔留下诚实的记录，相信爱护我的人士一定也会珍惜这本书。为了使读者对本集作品更能增加一份亲切感，特附录旧作一篇代序。

沈耀初序于雾峰

1976年10月

序言

艺术的痴情苦人

有人称沈耀初为“旅台著名画家”，其实他在1990年回福建诏安定居，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已经是大陆画家了，但他为大陆美术界广为知晓是2000年的事。此前笔者也仅知其名。知道他在台湾受到重视，被当地出版界列为巨匠，被推为台湾十大画家之一，惜未见其原作。直到中国美术馆讨论2000年画展时，方才看到他的画集。2000年9月，参加诏安首届书画节，有幸在沈耀初美术馆看到他的原作，朋友无不惊呼此乃高手。是年年尾，沈耀初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可以说有些轰动京城了，虽远不及网上那些小道消息刺激，但这轰动是实实在在的，是在艺术的静赏中打动了人心。

一、沈耀初艺术之旅

沈耀初1907年生于福建省诏安县仕渡村。此地虽偏居东南沿海，但古代文风甚盛，今有“书画之乡”美称。【1】2000年诏安县庆祝建县470周年，即以首届书画艺术节为龙头，而沈耀初美术馆建馆十周年纪念和沈耀初艺术研究会成立庆典乃书画艺术节之首要活动。

福建籍历代书画家甚多，据画史记载，宋代惠崇、陈容、郑思肖皆知名于画史；明代边景昭、李在、周文靖等曾为宫廷画师。其他大家有曾鲸、吴彬、张瑞图、黄道周等；清代有上官周、华嵒、黄慎、以及沈瑶池、谢琯樵等高手；近代以林纾、沈镜湖、李霞、李耕为著。其中沈瑶池、谢琯樵、沈镜湖为诏安人。沈耀初童年曾得沈镜湖指导，笔者所见沈镜湖作品又明显受到了黄慎影响。这诏安更古有“诏安画派”【2】之说，虽然“诏安画派”与“闽派”“闽习”的关系较为复杂【3】，但诏安画家继承福建画家的文脉与作风是历史的存在。

沈耀初启蒙于那山明水秀、人杰地灵、文风昌炽的诏安，并受当地的画风熏陶，及长又于汕头、漳州学习中、西绘画，曾从中西画兼长的广东人陈文希习艺，复受海派吴昌硕画风影响，在青年时代初成强悍雄放画风。这是否可以说，青年沈耀初所接受的传统已与古代诏安画家不完全相同，是既有“闽派”遗绪，又有近代海派、岭南画派和中、西绘画的综合影响，他面对的是民国初年古今中外文化交汇的现代时空。

1948年，沈耀初渡海赴台观摩农业，遂孑身一人旅居客乡。后辗转台湾各地教书，年迈于台中募峰农校退休，隐居于南投县中兴新村万丁园简陋农舍多年，是在台湾乡间走向艺术的成熟。实际上，他又沿着先辈谢琯樵的足迹，在现代的闽台文化圈里消化着中国文人写意艺术的大传统，不拘一家一派地吐纳古今文化，成为现代画史上长于花鸟走兽题材的一流画家。他直至70年代始受台湾画坛重视，世纪末始为大陆美术界所识，有如发现了深山璞玉般的传奇。不曾受到扰攘躁动的世俗的鼓惑，葆有一颗真诚的艺术的心。1982年，他回乡探亲，得见老妻及子孙，悲喜难已，老泪纵横。1990年携画回诏安，实现了“士渡关塞远，何日作归耕”的宿愿，惜当年因癌症病逝，但终以叶落归根为慰。1991年，沈耀初美术馆于诏安落成，“诏安画派”因沈耀初而至峰巅，整个中国现代画史因沈耀初而更丰富多彩。

二、沈耀初的创造之路

中国的大写意花鸟画，明清以来已巅极致，后学每叹前贤已如大山横亘于前而难以超越，所以这知难而进的不已的创造信念是最最重要的心根。沈耀初早年喜以头号宣纸、如椽之笔泼写，是颇有大气、颇富创造胆识的，直至晚年亦认为“那些并不成熟的作品里面，却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气势的生命力”，认为那是“好的开始”。【4】但愈入艺术的堂奥，他却愈感其难：“在我毕生所钻研的‘写意花鸟’创作过程中，力想摆脱‘青藤’‘八大’‘扬州八怪’和近代的‘南吴北齐’而独辟蹊径，创立一种新的面目，实在是难之又难。因此我从不主张盲目的求变，而是顺诸学养、愈识逐渐求变，以达致自然表露自家风貌。所以年逾耳顺，犹不自量力，踏破铁鞋，仍然朝这一方向走。”【5】由此可见，他有创造的心和胆识且至老弥坚的，并主张顺诸自己的学养和自然表露自己的心路而变，即着意于自我修行和自我完善，并非盲目地取媚市场和趋鹜时髦，在艺术商品化和以破坏性为新异的现代思潮中，恐怕这是艺术家最难以自守的一道难关。

沈耀初是一位从“诏安画派”启蒙又转而面向整个中国画传统和现代境况，以整个中国画的美学为宗的艺术家。他经历了临摹古人、师法自然、师法吾心的过程，但他对传统与变革有自己的辩证观。他反对“守成”做“今之古人”，但他不忘传统，他认为“传统正似血统，是源头活水，是根本，后人应该依恃传统的力量再向前推进”“中国画可以变，但必须永远是中国画，决不能变成西洋画或东洋画，或不中不西之画”。【6】由此可见他深固的中华文化之根。这当然是他自己的观点，但也是中国画之所以千变万变而永远可以称之为中国画的根本立场。实际上，20世纪中国画在与东、西洋画的大量直接碰撞中，已不可避免地浸染了外来艺术的营养或特色，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李可染亦可称之为融合西画的大家，但他们在骨子里仍程度不同地葆有中国画美学的根性。沈耀初的造型很难说就没有西画塑形的因素，他只不过巧妙地转换为笔墨罢了。所以，我主张不同流向“和而不同”，又主张中国画的主流或者总体仍沿着传统的血脉前行。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里，将有世界性的艺术的同化现象，但同时被唤醒的是民族文化的特异性的保存发扬和由此形成的世界文化多元共存的理想格局。我期望的中国画，是以变革为主导构成继承与变革的辩证关系，以中为主吞吐世界文化走向现代的中国画。我注意到，沈耀初曾书写“当代”二字，不知是自警还是励人，但我意识到他那颗创造的心和他心中牢固的中国根是与当代的我们息息相通的。

三、沈耀初的内美与外美

闽人在我的印象里大多是些嗓门大的爽快人，听其音、观其行有快刀斩乱麻的豪气，自有其闽腔闽调。我说不清什么缘故，也许是与那呼啸的海风相谐吧。在张瑞图折转有力的笔踪里，在生性严冷方刚的黄道周的草书节奏里，在黄慎、沈镜湖、李霞、李耕流走跌宕的衣纹里自有一种“闽派”的节奏，或许这即是“闽风”之一斑。沈耀初的作品便透析出这跃动的节奏来，自有一种“写意”的快感。写者，泻也，倾也。写意艺术的笔致原本如是，或如大雨倾盆，或如惊涛拍岸，总有一种力的节奏通过视神经去撞击你

的心灵，决不是温文尔雅的细声絮语。但这种力的节奏又易生速捷、轻薄、霸悍之气，不知这是否即所谓近于浙派的“闽习”的另一面特征。沈耀初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又以此自警：“为承载五千年历史，为体现千万里河山所孕育的中国艺术精神，一切笔墨展现，总是宁大勿小，宁拙勿巧，宁厚勿薄，宁迟勿速为宜。”【7】简言之，即崇尚重、大、拙、厚、迟，忌轻、小、薄、速。亦如他自谓好碑不抑帖，展现书卷气而减却火气、霸气，在阳刚与阴柔之间找到自己的中界点。所以，他在保持他那劲健爽快的节奏的同时，又以拙、厚、重、迟人为地自设些“阻力”；在短笔、碎墨流走、排列的过程中，注重转折的力度、笔法的密度，形成大型的团块性和坚实性；以大片色彩或淡墨绘柳阴、草地时，渲染中见笔、见飞白，以避轻薄。这是否可以说，他是以文气、书卷气来补充和完善他骨子里的“闽风”。艺术中原本有许多相反相成的对立因素，如虚实、墨白、厚薄、拙巧、迟速、敛放等等，在保持自己艺术个性的前提下，如何吸收和运用相反的因素，实是一生追索不尽的辩证学问。其中笔法的丰富性实出于中国的书法，沈耀初如“画字”般的书法的结体、行笔、疏密、节奏与绘画，节奏与绘画的同构性显而易见。林语堂认为中国的书法和诗歌是中国画的两大助力【8】，语虽浅而意极深，中国的艺术精神实在于此，而邪、甜、俗、赖及拘于客体的刻削诸病实失于此。

笔墨形似外美，而实为内美，笔墨的节律和质量既是人格品性的外化，亦是修养的显现。正是通过沈耀初的笔墨及其造型，呈现出他自称“草野味重”的“狂人呆子”的闽人的风采。一般谓花卉是女性的象征，但沈氏花木却呈现出男性化的雄强、奇倔、阳刚。沈氏自谓“迂懒散漫，不惯拘束，不耐工细”，但赏画者又显见他的严谨与巧思。所以，我说沈耀初是一位兼具地域风骨、民间情趣、专业技巧的文人修养的书画家。当其修养成熟时，他那“草野”便化作了书卷气浸融了的“草野”，他那“散漫”便升华为严谨的“散漫”。

艺术的内美与题材有关，更在于对题材的构想与表现，李长之谓花卉画“乃是人生经验而经过组织经过提炼，经过理想化者。”【9】此确为中国诗画之美学。古人说“一花一世界”“一树梅花一放翁”，并将梅、兰、竹、菊喻为“四君子”，就如“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那样，多愁善感的艺术家们总是认为山水即人、花木即人，要把那山水、花鸟当人来画，此即艺术思维中的天人合一。沈耀初是性情中人，因自幼生长在农村，居台期间又本栖身于乡野山间，自然亲近于泥土气息。他说，那些飞禽走兽、花草树石，“全是赤裸裸地来到眼前，它们与天地的呼吸同调，与时序的推移同步。当我很专注地作画时，就会感觉到这周围满溢的伟大自然之律动，这律动经由我的手、笔，久久地感触着，就会自然贯注到纸中、画中，那么画里的一切，就鲜活生动起来，如果创作有活力，那么作品便有生命”。【10】可见，沈耀初的艺术创作冲动是来自对大自然的生命律动的体验之中，他那作品中跃动着的内在的节奏已化作了他与大自然共振的律动。有时他捕捉动、植物自身相互依存的情趣，有时，他藉动植物表达自身的生存状况，如《狗知家贫放胆眠》，岂不就是把狗当作家人来看并使之人格化了吗？他愈是孤寒，便愈是动情于那些孤寒的同类，或直接描绘菜市场上佝偻的老妇，或间接让枯柳寒鸦代言。他愈是思乡，便愈是亲近那些周围的小生命，他也正是藉着这些小生命来寄托自己的生命感怀，画鸡随鸡起舞，画鸟随鸟翔飞，画鸭随鸭戏水，画花与花同开。他画古木寒鸦以自况，画兰、梅、竹、石自喻，画大雁则心与雁同归。所以，在他的艺术里，既有平民思乡的情愫、游子独在异乡的孤寒，又有文人雅洁的清赏，如他自己所说的还要“体现中国

文人画以及禅道的境界”。但无论如何，在那对象的生命中，在那律动的笔触里，都显现着他自我生命的律动以及他对人生的感悟，对人文精神的关切与追溯。而当今花鸟走兽一类绘画的浅薄，恰是因为缺少了这人文关怀。

沈耀初一生在艺术的内美与外美的跋涉中亦苦亦乐，苦乐自知。生前曾谓：“余自少年弄笔，点染丹青，不觉已至暮齿衰年。可谓乐在其中，苦亦在其中也。何以言之，盖以半个世纪以上的岁月，竟在涂涂抹抹、轻轻松松之中度过，而且乐此不疲，从未有放弃秃笔之念，谓余不乐，其谁信之。唯此究非真苦，大凡苦中仍有乐趣相伴，即非真苦。余之所感受困苦，仍在艺术创作之本身。”【11】

我想，通过这段感人肺腑的话，透过那些给人带来的快乐的图画，仿佛看到了他那艺术创作的深层乃是以艺术之乐排遣人生苦旅、追索人生理想的悲剧。孔夫子说：“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其实艺术家都是以艺事为乐的痴情苦人，艺术又何以一个乐字了之。

刘曦林于北京

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群文司1993年11月命名该县为“书画艺术之乡”。

(2) 张金鉴《闽台历代国画鉴赏》第81页关于谢颖苏即（谢琯樵）一节有关于“诏安画派”的注释曰：“诏安画派是以沈锦洲的院体工笔画为基础，掺合康喜子、刘国鳌的写意笔墨，演变为半工半写；又承继黄慎的苍劲、华岳的清丽，着色偏重赭石、花青，以孤冷雅淡自成一格。著名画家有沈瑶池、王志周、谢颖苏、吴天章、沈镜湖、马兆麟、林嘉等数十人。他们一脉相承，代有发展，影响波及闽台，所以当时‘诏安画派’又有‘闽派’之称。”

(3) 参看郑工：《“闽习”与“闽派”之辩》，《美术研究》2000年第2期，北京。

(4) (5) (11) 《学画自述》，见《沈耀初画集》（二），1990年高雄版。

(6) (7) 《我的艺术创作观》，出处同（4）

(8) 林语堂认为，中国绘画的“抒情性”传统是“两种反对的结果”，“其一是反对将艺术家笔下的线条束缚在所画的客体上，其二是反对照相机式地再现物质现实。中国书法帮助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中国诗歌则帮助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中国人》第264页，郝志东、沈益洪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杭州。

(9) 《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原书1944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转引自何怀硕主编《近代中国美术论集·6》第21页，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1年版。

(10) 《活在自然的律动中》，见《草野秋思》第11页，2000年沈耀初美术馆编。

目
录

觅食图	1
竹石图	3
寒柳八哥	5
孤鳧	7
古松	9
梅花寿石	9
抱节凌云	11
山水	13
高峰远瀑	15
松崖	15
归雁	17
双燕	19
蟹	19
松树八哥	21
延年益寿	23
篱菊小雀	25
壁兰	27
双猪图	29
松鹤	31
伴侣	33
荷花小鸟	35
戏蝶图	37
柳阴八哥	39
柳塘游鸭	41
合家欢乐	43
草塘毛蟹	45
相依	47
醉鳧	49
公鸡戏蜢	51
伺机	53
钟馗	55
笼鸡	57
觅食	59
荷花翠鸟	61
黑白双鸡	63
归雁	65
佛寿	67
午眠	69
母子图	71
古树昏鸦	73
鲈鱼	75
兰花	77
古柳寒鸦	79
垂柳八哥	79
护子图	81
秋菊	83
红莲	85
蕉园一角	87
鱼虾图	89
母子图	91
游鱼有余	91
雏	93
芦塘双鸭	95
古树寒鸦	95
荷池蜻蜓	97
柳塘游鸭	99
君子之花	101
梅鹤	103
全家福	105
香生幽谷	107
情深	109
双雁	111
荷塘翠鸟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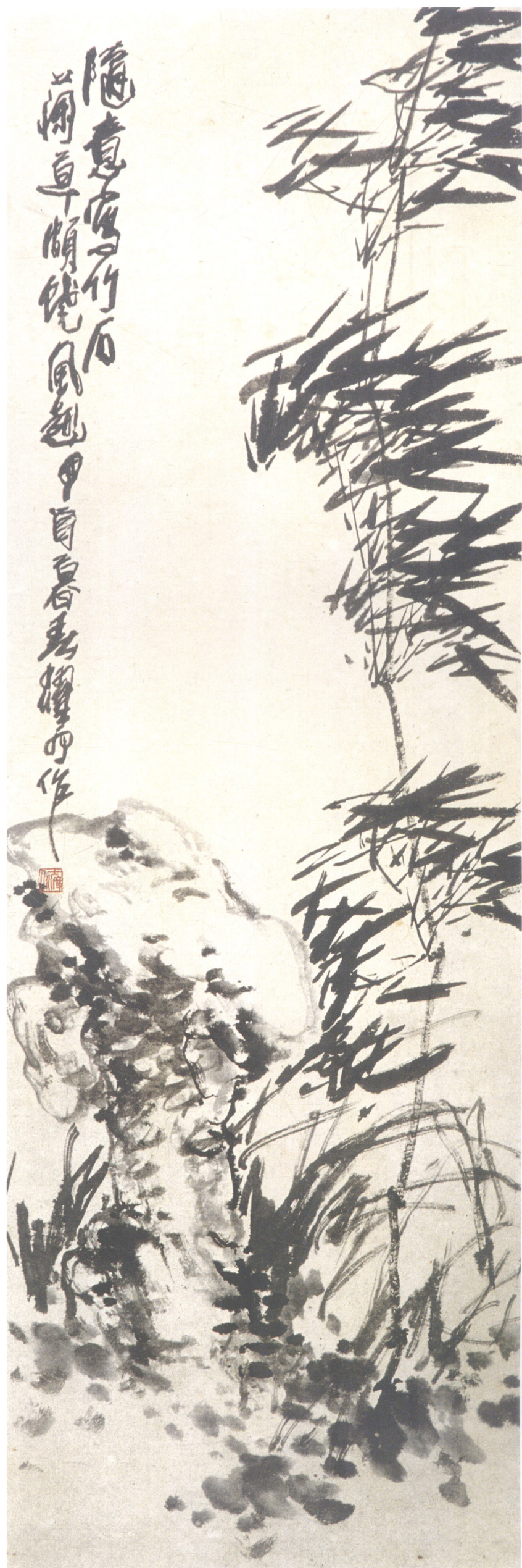
鹤	115
松石睡鸟	117
岩石仙花	119
秋酣	121
木棉	123
风雨如晦	125
荷花小鸟	127
吉祥	129
风雨鸡鸣	131
草塘双鸭	133
柳塘双鸭	135
松树八哥	137
荷	139
狗知家贫放胆眠	141
篱边即景	143
菜珍	145
浴牛	147
合家欢乐	149
归牛	151
群鸡	153
佛日不可说	155
双寿	157
晨鸡	159
虎	161
延年	163
雨声即景	165
枯树苍鹰	167
秋酣	169
梅石图	171
篱菊	173
松树八哥	175
室有芝兰	175
九如图	177
双兔	181
雁南飞	183
争游	185
有余图	187
母亲花	189
草野群鹅	191
岁岁有余	193
苏武牧羊	195
追	197
篱落双鹅	199
雨后	201
飞雁	203
双鹅嬉碧波	205
红莲双燕	207
双鸡	209
憩	211
古梅八哥	213
游鸭	215
春暖	217
柳塘游鸭	219
长寿	221
松竹小鸟	221
小憩	223
飞燕	225
水仙八哥	227
八哥	229
梅花双鸟	231
报得三春晖	233



竹石图

123cm × 46cm

1948年



寒柳八哥

101cm × 34cm

50年代